

美妙的暑假

□王梁

一位同行在朋友圈里晒了一组图片,她和儿子在南半球的某个国家,挤牛奶、喂羊羔、泡温泉、开派对,起伏无垠的碧绿大草原,星星点点的白色牛羊、棕色木屋,充满异国风情和童话色彩,令人神往。儿子穿着厚衣服,身姿矫健,笑容灿烂,眼神明净,显得特别的健康活泼。

同行说,接下来儿子将在当地小学随班就读两周,学语言、交朋友、增进国际理解,而她呢,会和朋友们一起好好把这个美丽小国深度旅游一番。母子各行其是,各享精彩,那份洒脱和利落劲让人十分羡慕。

同行真是位智慧的母亲。漫长的暑假,没有蜗居在家里,拘泥于平凡日常,琐琐碎碎;没有带孩子赶赴各种培训班,把暑假过成“第三学期”,以此缓解所谓的学习焦虑;甚至也不小打小闹地陪孩子随便外出旅行走走。她从长长的暑假里切出了很大一块,来一个大手笔的设计烹制,母子共同创造出一道鲜美可口的暑假大餐,极富想象力和诗情画意。

可以想见,这二十多天时间,从北半球飞跃至南半球,从炎夏穿越到寒冬,时空的巨大反差本就足以带给孩子奇妙震撼的体验。在异国他乡,与当地一起同吃同住,一起上课学习,一起休闲游玩,有多少新鲜美妙的东西会涌进年幼孩子的眼睛和心灵,在他的身心埋下种子、扎下根须,说不定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会突然绽放出绚丽的花朵,喷薄出巨大的能量。

而这些也许是普通的暑假生活所无法企及比拟的。孩子像小树,在不停地长高长大,不同的浇灌方式和环境养料,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最终长成的模样。长达两个月的暑假,检验和考验着家庭教育的水平,更依赖于“拼爹拼妈”。自然,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,每个孩子的暑假过法也是千姿百态、千差万别,没有确定统一的标准。但我以为,我的同行对儿子暑假生活的安排算得上是一种理想的做法。

不是说非得要以此种出国自由行加游学的方式,因为这还是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和闲暇基础之上的,并非家家都能轻易做到。我更欣赏的是她的理念和态度,也就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去打开而不是束缚孩子的身心,让孩子在假期里能够从教材、知识中解放出来,走进更广阔的世界,融入自然和社会,调动身体的各种感官,拓展心灵的边界。而且,我们应该能够预见到,经历这样一个过程,孩子的各种能力素质、知识见识都会得到自然而然、水到渠成的增长,这不是待在家里或是培训班的教学训练所能达到的。

我想,秉持这样的思路,家长们其实都可以结合各自实际,与孩子一起精心打造一个丰富、快乐、充实而富有意义的暑假,让孩子们得以尽情放飞,收获满满。



总第6529期
配图 方华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三买桃子

□俞亚素

那年暑假,我得了奖学金15元,另有一笔小稿费5元,合计20元。这笔钱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孩子来说,无疑是一笔巨款啊!我能想到的是,我将用这笔钱买点啥好吃的呢?

犹记得离家不远处有一片桃园,桃子七八月份成熟,有个老婆婆看护着。一阵风吹过,桃子清甜的香味把我和妹妹馋得口水直沸腾。妹妹讨好地说,姐,我去问问能不能买好不好?我矜持地点了点头。没办法,谁叫我现在是个大款呢!

桃子是可以买的。妹妹欢天喜地,我喜地欢天。不用说,我出钱,她跑腿。第一次,我们就买了两个桃,一人一个,狼吞虎咽,来不及细细品尝,只知道太好吃了,不过瘾。

再去买两个?妹妹提议。

嗯。我轻轻地哼了一下。

妹妹继续跑腿,她乐意。可是我们还是觉得有些难为情,生怕老婆婆笑话我们太小家子气。本来第一次我们可以多买几个的,皆因为我抠门,舍不得花钱,只是想买两个解解馋。又谁知吃了后反而将馋虫彻底唤醒了,于是决定再去买两个。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,我把妹妹打扮了一下。她本来是一头短发,我找了一根橡皮筋,在她的头顶扎了一根冲天辫,乍一看,这脑袋就像一只洋葱头。我们估摸着,也许老婆婆人老眼花,认不出这一个和前一个是同一个小女孩。

两只桃子落肚,居然还不过瘾。这体内馋虫的法力究竟有多大啊!

妹妹自告奋勇地还想再去买两个桃。我没有反对,但是毕竟是痴长了几岁的姐姐,怎么也得摆摆长者的姿态。于是,我装模作样地说了她一句,哎,你这小馋鬼!

为了让老婆婆认为是不同的小女孩来买桃,我又把妹妹改装了一下。一根辫子梳成两根辫子,这还不行,又让她推了一辆父亲骑的老式自行车。那时的妹妹还不会骑自行车,推着它前去买桃,完全是为了掩饰,想让老婆婆产生误会,这个推着自行车的小女孩跟那个梳着洋葱头的小女孩,还有第一个小女孩,不是同一个人。

三个桃子落肚,不是心满意足,而是腹痛腹胀……

每年的吃桃季节,只要和妹妹一见面,就会忍不住回忆起童年时三买桃子的趣事,每次都会笑得肚子痛才罢休。一笑当时姐俩有多馋,桃子吃了一个又一个,结果乐极生悲;二笑姐俩有多蠢,为了买桃子还乔装打扮,分明是掩耳盗铃;三笑童年时的物质生活虽然贫瘠,却自有精神上的乐趣。

读小学五年级的外甥旭在一旁羡慕地叹道,妈妈,姨妈,你们童年的趣事可真多啊!彼时,他正咬着笔头准备写一篇暑假作文,主题正是童年的趣事。可是,这个暑假,他要么在培训班学习,要么在去培训班的路上……

妈妈的秘密

□陈也喆

前几天,去超市的路上,妈妈的鸭舌帽被风吹起。她的额前有一片白发,在阳光下是那么刺眼。

我突然发现,妈妈竟然有那么多白头发了。

我不敢再往那里看,我怕妈妈知道了会伤心。因为她曾经多么惧怕有白头发了。

年轻的时候,妈妈有一头乌黑油亮的卷发。她总是一边照着镜子,一边臭美地跟我说,同事们总是以为,我的头发是焗过油、烫过卷的。

其实,她特别节俭,又有点洁癖,很少去光顾美发店。黑亮微卷的头发是纯天然的,与她白皙的皮肤相得益彰。

那是她年轻时最自豪的事。

我读高中时,妈妈那茂密的黑发丛里,开始长出一根根白发。妈妈对我说,你给我拔白发发好吗?拔一根,我给你一百元零花钱。

这么划算的交易,我当然很乐意。我帮妈妈拔了好几根白发,因为笨手笨脚,常常误拔旁边几根黑头发,疼得她嘴里咝咝作响,却还是乐此不疲地让我拔。

后来,我读大学、读研,远离家乡,寒暑假才能回家,难得与父母相聚。年岁渐长,我也开始懂得疼惜父母。

所以,当妈妈再一次要求我拔白发时,我开始拒绝,并且很严厉地制止她:“拔头发,伤神经,脑子要笨的!”妈妈央求过我几次无果后,便自力更生。每当我一觉醒来,不见她人影的时候,我便知道,她一定在卫生间的镜子前,偷偷地拔白发。

她对着镜子,一根一根地拔,连根拔起,她想斩草除根的决心,盖过了拔头发时头皮的痛楚。

好几次,她拔白发时都被我活捉。看着一脸盆带着根的白发,我心疼得用不知道哪里听来的理论吓唬她:“拔一根白发,长三根,你还拔!”

后来,我工作、结婚、生孩子,再也不能天天监控妈妈是不是又在拔白头发了。

如今,妈妈的额前已经有一片白发,其他地方白头发的势力也渐渐盖过黑头发。我没有跟她说,怕她难过。她大概也是希望我看不到吧,所以她愈加频繁地戴帽子,戴那种有大大帽檐的帽子,遮掩掉这些恼人的青丝。

这是我们母女之间没有说破的秘密。

